

中国电视媒体报道恐怖事件的叙事话语分析

姚志文

摘要：电视的奇观叙事放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方面扩大了恐怖分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公众对反恐的支持。而电视的新闻话语则建构了一个反恐的话语结构和价值立场。总体来说，中国电视媒体正确地报道了恐怖事件。电视报道恐怖事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与掌握新媒体的恐怖分子争夺对受众的影响力。

关键词：恐怖事件；电视报道；新闻话语；奇观叙事

作者简介：姚志文，男，讲师，博士。（南昌航空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330063）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7) 01-0036-06

恐怖主义被称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对所在国家的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依高·普里莫拉兹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无辜者有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旨在恐吓另一些人去做本来不愿做之事”。^[1]自19世纪以来，现代恐怖主义越来越具有了传媒化生存的特征，恐怖组织借助大众传媒将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变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恐慌，从而给政府的社会治理构成压力，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政治诉求。大众传媒在现代恐怖主义的政治策略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大众传媒与恐怖主义存在共生关系”是西方理论界的一种主流看法。在对媒体成为恐怖主义“共谋”的指责中，电视首当其冲。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总裁拉里·格罗斯曼在记者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说：“恐怖分子在‘利用’电视吗？电视报道因此就在鼓励恐怖行为吗？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2]在主流社会普遍反对恐怖主义的情况下，电视媒体为什么要充当恐怖主义的“帮凶”？美国学者威尔金森认为，大众媒体处于一个争夺受众的竞争市场之中，始终处在与竞争对手抢夺第一手新闻，看谁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及刺激的娱乐性更强的新闻。因此媒体几乎一定要对恐怖行为作出报道，因为这是明显的坏消息。^[3]有西方学者甚至说，“恐怖主义非常适合电视媒体，就算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电视也会发明它。”^[4]同时，恐怖分子意识到西方新闻广播的规则：他们的行为符合“新闻价值”原则（突发性，对正常秩序的猛烈破坏是西方新闻的主要内容，如果受害者是西方人的话，还不止这些）。而且，就好像他们有了上演暴力的舞台还不能吸引足够的注意一样，恐怖分子经常精心设计自己的“表演”时间，使自己在黄金时段的新闻中出现。简单说来就是恐怖分子为媒体提供一切帮助，以便达到最大可能地获取公众注意的效果。沃尔特·拉奎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别无选择地吞下“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演员”所投下的诱饵。^[5]认为“电视对恐怖事件的报道是电视媒体及其产业特性与恐怖事件的新闻特征的函数”的观点推断电视媒体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恐怖主义的帮凶，并主张反对恐怖主义就必须禁止电视媒体对恐怖事件的报道。20世纪80年代，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广泛宣扬公开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并开展了旨在“饿死”恐怖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政治派别“辛芬党”的运动。然而，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爱尔兰共和军在1994年的停火与1988年广播禁令无关，在1988年到1994年间，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甚至超过其他时期。^{[5](218)}

电视媒体真的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恐怖主义的帮凶吗？或者电视媒体的报道其实有助于反恐？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电视媒体的恐怖事件报道的分析，检视上述“将电视对恐怖事件的报道视为电视媒体及其产业特性与恐怖事件的新闻特征的函数”的理论观点。鉴于中国对恐怖事件报道的媒介规制，中国

电视媒体主要报道国外发生的恐怖事件。这种更加中立的媒体报道状态，或许可以更好地审视电视特性和恐怖事件特性如何影响电视对恐怖事件的报道。

一、电视话语：隐藏在新闻专业主义外衣下的反恐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舆论工具，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建构是通过新闻话语实现的。所以，考察“电视是否正确报道了恐怖事件”，首要问题是电视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时使用的是怎样的新闻话语。话语分析是一种以语言学为核心，吸收了符号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知识的跨学科分析方法。荷兰学者梵·迪克将话语分析分为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两种分析视角，认为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多种特征如认知、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6]从文本视角看，新闻话语的建构既受到新闻写作规律的影响，也遵循语法规则。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要求新闻文本满足真实报道、客观报道、平衡报道的形式要求，在新闻写作中体现为“事实与意见分开”、“记者不在报道中表达倾向性”、“注明消息来源”、“平衡采用不同消息来源提供的事实”、“多用动词、名词”、“少用形容词”、“注重数字使用”等。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建构的新闻事实话语，向受众呈现的是一个满足“真实、客观、全面、平衡”报道形式的新闻文本。比如在凤凰卫视2010年4月5日题为“恐怖袭击回潮 究竟谁是俄罗斯的敌人？”的新闻专题中，电视新闻文本包含概述（标题和导语）、主要事件、背景（语境和历史）、后果（后续事件或行为及口头反应）和评论（评价和预测）等新闻图式范畴。“概述”包括主标题“究竟谁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小标题“恐怖袭击事件幕后凶手浮出水面”、“普京推行车臣铁血政策 仇恨种子生根发芽”、“世界反恐经验表明 仅靠武力反恐是不会成功”；“主要事件”和“背景”包括“俄发生多起恐怖爆炸”、“车臣武装头目认领恐怖袭击”等主要事件与斯大林流放车臣民族、普京对车臣武装实行“铁血”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后果”、“评论”包括“恐怖袭击将迫使俄采取更加强硬反恐政策”、“恐怖袭击的成功让恐怖组织头目扬言采取更多此类行动”等后续事件与“斯大林惩罚车臣民族种下仇恨种子”、“普京强硬打击恐怖势力为树立个人声望”等评论。从形式上看，它首先满足真实报道的要求，新闻文本主要由各种事实构成，这些事实不仅包括主要事件，也包括历史、背景事实；其次它满足平衡报道的要求，俄罗斯政府一方和恐怖组织一方的事实信息在文本中大体得到较平衡的呈现；再次它满足客观报道的要求，文本是由一组组精确的数字、客观的事实、当事人的原话引述、平实的名词动词等组成。这样的文本形式向受众展现了一种“客观”、“真实”的话语特征，让受众产生它所提供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心理感受。

新闻文本不仅包含标题、导语、主体这些表层新闻结构，也包含语词、句式、主题这样的内在语法结构，文本意义也受到语法规则的影响。在恐怖事件的电视报道中，新闻记者对词汇的选择，会对新闻文本的意义理解产生潜在而重要的影响。我们选取中央电视台2011年1月28日题为《俄罗斯：非法武装组织二号头目被打死》和2010年1月7日题为《也门打击“基地”组织取得进展 共抓获8名高级“基地”头目》两则电视新闻文本为例来看看新闻记者的用词方式。统计发现，中央电视台针对其官方和恐怖组织的选择性用词涉及多个方面：比如对政治集团，官方用的是“警方”、“安全部队”、“政府军”之类的褒义或中性词汇，恐怖组织则使用“非法武装”、“武装分子”之类的贬义词；对政治领袖，官方用的是官员职位或“领导人”这样的尊称，恐怖组织则使用“头目”、“军阀”这样的贬称；对政治暴力行为，官方用的是“打击”、“行动”、“清剿”、“搜捕”、“通缉”、“监控”、“抓获”等中性或褒义词，对恐怖组织则使用“恐怖袭击”、“涉嫌”、“威胁”等贬义词等等。这些选择性用词，强化了该官方及其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恐怖分子及其行为的非法性、非正当性。此外，语词、句式、段落按照语法规则呈现文本的主题，在新闻文本中，受“倒金字塔结构”的写作原则影响，宏观主题

一般是由新闻标题来揭示的。我们选取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2月25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卫视、云南卫视的243个电视新闻节目样本为分析对象,对中国电视媒体报道恐怖事件时的主题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以“对恐怖事件嫌犯进行调查、追捕、审判、击毙,打击恐怖犯罪组织”为主题的报道有75则,占样本总数的31%;以“恐怖袭击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为主题的报道有23则,占10%;以“恐怖主义威胁”为主题的报道有24则,占10%;以“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教的文明冲突”为主题的报道有20则,占8%;以“恐怖主义战争”为主题的报道有10则,占4%;以“纪念、悼念恐怖袭击受难者、谴责恐怖袭击”为主题的报道有14则,占6%;以“恐怖主义叛乱与平叛/分裂与反分裂”为主题的报道有6则,占2%。由此可见,中国电视媒体报道恐怖事件的话语主题是“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行为”(占31%),“恐怖主义是对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占20%)。

从语境视角看,新闻话语也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语言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7]新闻话语的价值观维度,是通过符号运作的方式呈现的。电视媒体是一种视觉媒体,影像符号对电视新闻意义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恐怖主义是一种对无辜者身体的暴力,在电视媒体对恐怖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发现身体影像处于中心位置。比如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1月25日标题为《本·拉登称为圣诞节炸机案负责》的新闻中,总计96秒的新闻中人物身体影像长达82秒,占总时长的85%。其中本·拉登头像总时长50秒,占总时长的52%;阿卜杜勒·穆塔拉布(尼日利亚籍炸机嫌疑人)身体影像时长20秒,占总时长的21%。人物身体画面中,身体上半部以上近景图像68秒,占身体影像总时长的83%,其中头部特写、大特写时长58秒,占身体影像总时长的71%。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是文化语境的载体与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产物,不同时代的身体伦理,往往代表着该时代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现代政治文明是建立在身体解放、身体权利得到尊重的基础上的,而恐怖主义将无辜个体的身体作为展示其权力的场域,无疑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通过对电视报道恐怖事件的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的话语分析,我们发现,尽管电视新闻话语受到新闻价值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致力于“真实、客观、平衡”地报道新闻事实,但仍然很难说电视在报道恐怖事件时就一定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事实上,电视新闻通过用词选择、主题呈现,以及将身体影像的强调与现代身体政治语境联结的方式,是可以表达出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立场,以及将恐怖主义视为反现代文明的行为的价值取向的。而且,正是由于电视新闻文本具有“客观真实”的新闻专业主义外衣,更能让受众对“恐怖主义是反现代文明的野蛮行为”的价值观念产生“自然真理”的印象。

二、电视叙事:电视奇观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相比其他大众媒体,电视叙事具有视觉化、感官化和更强的情绪卷入的特征。现代社会正变成一个视觉文化统治的社会,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8]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用文字的理性思维来理解世界,而是用形象的感性思维来把握世界。图像的视觉冲击和震撼用大卫·弗里德伯格的话来说,激起了人们的“钦佩、敬畏、恐怖和欲望”。批评家们把这种感觉命名为崇高。糅合着恐怖与愉悦、痛感与快感的“崇高感”正是视觉文化的核心。英国电影理论家穆尔维和法国社会学家居伊·德波把这种“控制着形象的看的方式”称为spectacle——奇观。电视的叙事正是一种以形象为中心的奇观叙事。

在恐怖事件报道中,电视新闻聚焦于身体形象。比如中央电视台2010年4月9日新闻评论节目《车臣:俄罗斯之痛》中的一段:

声音内容	画面内容
①“黑寡妇”成为了俄罗斯的噩梦。	①“黑寡妇”蒙着黑色面罩，戴着黑色头巾，只露出眼睛的头像特写。
②据统计，从 2000 年以来，从火车、飞机到运兵卡车，“黑寡妇”几乎袭击遍了俄罗斯的各种交通工具。迄今参加恐怖袭击事件的“黑寡妇”中，年龄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只有 15 岁。	②“黑寡妇”自杀式袭击后警方调查现场影像；爆炸后“黑寡妇”身体残骸特写。
③（画外音）：近几年，车臣非法武装集团成员越来越少，可动力量越来越少。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动用了妇女。另外，因为她们是女性，俄罗斯这个民族非常尊重女性，所以，女性恐怖分子更容易蒙混过关。	③特约评论员接受采访画面。
④有句话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在动荡之城车臣，妇女地位一直就不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蒙着黑色头巾的“黑寡妇”往往被恐怖分子利用，当作杀手锏，其实也就是当作炮灰。	④主持人形象画面。

在这段电视新闻片段中，黑寡妇的形象是新闻叙事的中心，镜头多为近景或特写，显示摄像机对身体细节的突出。这种以身体形象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使恐怖事件报道脱离了枯燥、理性的事实讲述，成为感性的、充满细节的身体景观连缀。这是一种“身体奇观”。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电视观众对电视新闻文本的“阅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电视文本里埋藏的不是“意义”，而是“快感”。观看电视是一种身体行为，一种快感的生产行为。^[9]恐怖事件电视报道的身体叙事是通过以身体奇观为中心来组织新闻素材的叙事原则实现的。恐怖事件发生后，记者通过采访会获得大量的新闻素材，当这些素材被制作成新闻节目的时候，会受到至少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是电视栏目的时间限制，二是受众的接受方式。电视媒体需要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栏目时限的新闻素材压缩成新闻文本，因此，新闻制作者首先必须给这些纷繁复杂的素材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个主题必须是受众熟悉、并易于明白和接受的，从而将大量“不相关”的素材剔除掉，留下精心选择的最能反映主题的素材。其次，要找到一个有效组织这些素材的最佳方式，将素材纳入一个通俗易懂、善恶分明的故事中。在恐怖事件的电视报道中，这个能有效组织新闻素材的最佳方式，就是身体奇观原则。在以身体奇观建构叙事的过程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新闻素材的排列次序，还包括新闻事件本身、事件行为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一是事件变成情节。米克·巴尔认为，事件是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10]那么情节呢？一般的叙事学著作认为，情节是表现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过程。情节展现了事件间的因果逻辑。在恐怖事件的电视报道中，当新闻素材被用来制作新闻节目时，它们被放置在与身体话语有关的特定新闻主题框架下彼此建立起因果联系，这些主题可能是关于“恐怖分子对无辜者的身体施暴”的行为的，也可能是关于这种行为的价值评判的，还可能是与此相关的话题的，比如“机场对旅客的身体检查是否合法”之类。在这个从“事件”向“情节”转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由于不断补充细节而造成的情节奇观化的现象。这些细节通常也是围绕着身体的：新闻当事人的相貌、服饰、装备、行为细节，以及相关的背景；过去的一些相关的事件；以及叙述者从记者转向事件当事人，视角从中立、客观、单一视角转向多元、主观、当事人视角，从而使事件描述中有关身体的细节更加血肉丰满、活色生香。当更多的细节被填充到情节构架中后，情节不再是事件的简单堆积，而成了一种有关身体奇观的丰满故事：由画面的视觉景观意象和声音的解释说明组合在一起的、既有人物又有事件和背景的现场故事。情节奇观化的效果是新闻事件中冰冷的伤亡数字变成了血肉丰满的个体生命的故事与命运，新闻事件因此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件”。或者说，情节奇观化过

程本身就是使事件议程化的过程。

二是新闻当事人变成故事角色。在情节的身体奇观化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主要的新闻当事人也从抽象的事件行为人变成情节结构中性格鲜明、充满人格魅力的故事主角。在素材中,行为人只是新闻事件的行动者,当新闻素材被制成新闻故事时,行为人被纳入到充满身体奇观的情节中,并通过画面形象的强调,变成了一个在新闻故事中充当重要功能的角色了。素材中的行为人转变为故事中的角色,需要补充一系列的条件:画面对行为人的身体形象中与故事角色匹配的部分的突出(如外貌、穿着等);突出行为人与故事角色匹配的行为和言论;提供他的反对者作为背景,换句话说,只有另一方的存在,才使事件最终变成了故事情节,从而让行为人在一个可能找到原型的故事中得以确定角色。在许多恐怖事件电视报道中,作为事件行为人的恐怖分子被塑造成充满身体奇观的故事主角,并与那些惩恶扬善的原型故事中的坏蛋角色联系起来。

三是时间变成时点。在素材被包装成故事的过程中,时间也发生了畸变。我们会看到一种时间蒙太奇效果的出现,当事件被从时间先后次序中剥离出来,按新闻价值和因果联系重新组织成情节的时候,原有的时间流程被完全打碎了,“时间流”变成了断裂的“时间点”。在按照身体奇观的原则建构情节的过程中,某些时间点被斩断与其他时间的联系,单独被放大,从而产生一种瞬间震撼的奇观感受。电视对受众的心理时间感受远比事件的实际占用时间更加重视,换言之,电视只关注什么事情会对受众心理产生最大的冲击力。所以,某些在事件进行时实际发生时间极短的瞬间,会因为它的身体奇观效果最佳而被放大为电视时间的主体。这就是素材向故事转化过程中的时间奇观化。

四是地点变成空间。在恐怖事件的电视报道中,新闻素材中的事件发生地点,在转变成故事时,变成了电视新闻中的媒介空间——一个冲击受众感官和心理的空间。通常,电视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蒙太奇”,即重新组织、安排。它可能把现实中相隔万里之遥的两个地点置于一个电视空间之中,也可能将现实场所放大、缩小或者裁剪,而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奇观的视觉效果。在恐怖事件电视新闻中,地点被置换成了奇观化的空间,即由人物身体组成的一个恐怖事件空间,这是一个身体被展示和陈列的空间。

通过事件变成情节、事件行为人变成人物角色、事件时间变成瞬间震撼的时点、事件发生地点变成具有感官冲击效果的电视空间等身体奇观化叙事,恐怖事件的电视报道被建构成关于身体奇观的电视故事。这种奇观叙事是恐怖主义以身体暴力展示权力、以暴力冲突吸引社会关注的行为特征与电视媒体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媒介特征共同作用的产物。英国学者鲍斯发现,电视新闻正与一种破坏美学的大众文化结合起来,这种破坏美学在大肆破坏、在制造混乱中找到奇特之美。这种源自制造混乱的愉悦,大量充斥在受害者故事中:当我们的物质世界被损毁,制造的是物理性的混乱;而当日常生活的有序安排塌陷,就出现了社会的和心理的混乱。受害者故事是对这种“奇特之美”的有魔力的复述。^[11]美国学者乔迪·W·彭宁顿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像一个“真实电视”节目的不正当版本。恐怖主义和“真人秀”都同时需要在家里观看的观众,以及在演播厅或现场的参与者,以便让公众产生自己参与的感觉。^[12]电视的奇观叙事让受众深深地浸入恐怖事件的场景中,在感官上体验到更大的震撼,这无疑放大了恐怖袭击的力量感和恐怖气氛,让受众更深刻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那么,电视媒体正确地报道了恐怖事件吗?固然,电视的奇观叙事无疑放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种剧场奇观效果也的确让恐怖事件受到了更大的关注,而这正是恐怖分子所期待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威胁的凸显,也提升了反恐议题在公共事务中的等级,有助于政府的反恐政策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而电视新闻的文本分析表明,电视媒体在语词和主题层面建构了反恐的新闻话语,并且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强调了一种“将恐怖主义视为反现代文明的行为”的身体话语。正如肯·布劳恩所说,所谓“媒体是恐怖主义的帮凶”纯粹是夸大其辞。首先,电视报道恐怖主义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

政府官员和专家的观点，很少偏离官方路线。其次，电视新闻往往表现为一个情节剧式的新闻故事，但现实却无法像小说一样保持情节，这里政府往往成为相关细节的提供者。再次，电视对恐怖事件的接二连三的报道，使这个问题在公众议程中突显出来，从而使公众因感受到恐怖威胁而支持政府的强硬打击政策。最后，新闻故事都是按标准配方进行组织生产，它受到内部体制的影响，并一般坚持政府立场。^[13]大量的研究表明，即使恐怖分子赢得了电视媒体的报道，电视报道依旧是通常依赖于政府渠道和在他们对于“恐怖戏剧”具有合法性权威的理解基础上的再包装。印刷媒体和电视新闻报道通常是政府对恐怖组织的描绘的翻版，甚至还有过之。比如英国小报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描述用的是“人渣”、“胆小的杀人犯”之类的字眼。而被冠以了“恐怖分子”的头衔之后，恐怖组织几乎不可能成为媒体的合法信源。此外，由于媒体仅限于对恐怖主义暴力的关注，而对引发恐怖主义的前因后果毫不关心，因此媒体记者经常把受众置于一个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一无所知的位置上，缺少解释暴力行为必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恐怖主义在公众眼中有点像精神病患者的行为。^{[5](2002)}

或许正如克拉克内尔所说：“获得报道仅仅是进行到一半的战斗，让报道以你希望的形式呈现是这场完整战斗中的另一半。”^{[11](17)}在电视新闻场域中，恐怖分子虽然通过制造恐怖事件得到了关注，但他们想通过电视媒体来传达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观点不仅没有得到有效传播，反而被电视的奇观叙事所遮蔽和忽视。电视总是站在政府和主流社会的立场上解释恐怖事件，恐怖事件的电视报道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反恐报道。与那种认为“电视是恐怖主义的帮凶”的传统观点相比，我们对中国电视媒体报道恐怖事件的分析表明，总体来看电视媒体正确地报道了恐怖事件，它没有成为恐怖分子的帮凶。然而，在新媒体崛起的新时代，由于恐怖分子不再依赖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而是更加自主和娴熟地运用自媒体来宣传他们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电视媒体如何通过自己更加专业、更高技巧的报道来与掌握新媒体的恐怖分子争夺受众，尽一切可能让受众免受恐怖分子的影响，这才是这个时代电视报道恐怖事件面临的最大挑战。

参考文献：

- [1] [以色列] 依高·普里莫拉兹. 定义恐怖主义 [A]. 依高·普里莫拉兹. 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 [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0.
- [2] 柴泉. 西方媒体与人质事件的共生关系 [J]. 经纪人学报，2006（3）：74-78.
- [3] [美] 温卡特·艾伊尔. 恐怖主义与媒体：自律是解决之道吗 [A]. [印度] S. 温卡拉曼. 媒体与恐怖主义 [C].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65-180.
- [4] Gabriel Weimann. “Media Events: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Vol. 31, No. 1, 1987: 46-49.
- [5] [英] 苏珊·L·卡拉瑟斯. 西方传媒与战争 [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96.
- [6] 王舒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新闻话语变迁研究 [D].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29.
- [7] [法]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 [M]. 北京：三联书店，1999：2.
- [8] [美]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视觉文化导论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
- [9]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5.
- [10] [荷兰] 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
- [11] [英] 西蒙·科特. 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01.
- [12] Jody W. Pennington. “Stuck in the Middle with You: Dilemmas of the Mass Media of Covering” [J]. P. O. V. No. 20, 2005: 37-42.
- [13] Ken Brown. “Terrorism on the Evening New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78-83.

Nar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Television Reports on Terrorism in China

Yao Zhiwen

The spectacular narrative of television magnifie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and expanded the impact of terrorist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nhanced public support for counter-terrorism. The television news discourse constructed a counter-terrorism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value standpoint. Generally speaking, Chinese television correctly reports terrorist incidents. The real challenge of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errorist incidents is how to compete with those terrorists who can influence the audience through new media.